

LIFESTYLE JOURNAL

信報
優雅生活
.....

> NOVEMBER 08 > ISSUE 8

趁勢有智慧



金峰相對論 ➤ 曹仁超與羅家聰

WATCH SPECIAL :
WISDOM OF THE TIME

《Lifestyle Journal 優雅生活》
非賣品 隨10月31日信報附送

似乎，這個和一眾獨立製表師的邂逅，已經成為香港表壇一個美麗的年度約會。而幕後主催的人，便是大家熟悉的天才而優雅的製表大師F.P. Journe，還有其拍檔，當然的熱血purist《信報》腕表專欄作者陸啟明了。

孤獨而美麗的傳承

自F.P. Journe香港店開幕的近數年，他們每年都會安排一些獨立製表師以過港的形式，在店內逗留兩三日，除了會見一些腕表收藏家，亦會和店主主動約見的傳媒朋友見面，除了update一下新的發展，更可貴的是可以藉着這個機會好好交流，分享製表的心得。今年我便有機會和當中兩位見面傾談。他們都給予我同一個啟示，便是腕表製造，從來都是一條孤獨的道路，也祇有他們這樣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才能成就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傳承。

文：Peter Wong

Roger W. Smith

Roger給我的感覺，有一種英式儒雅的翩翩風度，說起話來不徐不疾，就算不計那一口英腔，你也會很容易為其年輕的優雅所吸引。

Roger最令我難忘的一句說話，是好表的定義便是簡單的表。所以他的表面表盤等設計就是簡簡單單的，就是漂漂亮亮的，可以用一條線便可以交代的事情，他不會用上三條。

但不要以為表面簡單便沒有內涵，Roger最享受的，便是能夠一手一腳把整個機芯的零件由生產到打磨到裝嵌都包辦了。而且他亦很喜歡親自把完成了的腕表交到訂購者手上並把來龍去脈解釋清楚，他視之為製表工作的一部份。例如今次出差他便要把終於正式投產製成的首批Series 2親自交給買家。

基本上，Roger什麼複雜機芯都能夠應付自如，連他師父George Daniels馳名的同軸擒縱他都有自己的改良版本。問他覺得最困難的是那種機械機芯，Roger認真的思考了，然後答說，任何全新設計裝嵌的機芯，都是困難的。

那麼近年市面跑出那麼多嶄新的物料，他會考慮嗎？Roger沒等我說完，便連隨搖頭，說傳統物料沿用了那麼多年實在有其存在價值，然後一抹肯定的眼神掠過，講完！堅持如果有眼神可以象徵的話，我會以Roger這個做標準。

現年38歲的Roger於22歲便已經能製作出兩款陀飛輪懷表，1989年在鐘表學校畢業便得到英國鐘表機構頒發的銅質獎章。現在他的總部設於英國利物浦西岸對外的一個叫Isle of Man的小島，非常秀氣又非常詩意的一個名字，對男人來說就更加像一個安靜自處的天堂，我很能想像當我有機會到這個小島生活一段時間所得到的滿足感。事實上，這個小島亦先後孕育了三位著名的製表師，分別為於1924年取得自動上鏈機制專利的John Harwood、發明同軸擒縱的George Daniels和Roger Smith。

在這個獨立製表師買少見少，紛紛被大集團收購羅致的年代，Roger雖然多番成為目標，但仍然是堅持少量生產重質不重量的工作態度。不和大集團合作並不代表

Roger不喜歡與人溝通，像他的表盒便特地情商英國著名皇室成員家具及室內設計師David Linley為他設計生產，直像一件家具般處理。

David Linley我在九十年代當登喜路倫敦Jermyn Street旗艦店開幕時訪問過，當時他為登喜路設計製造了雪茄房裡許多家具，喜愛用Burr Oak的David又是英式優雅的表表者，是比較沉實的類型，和最近他和Roger合作的新猷予人的感覺不謀而合。

靈感卻是屬於Roger的。他說每年到瑞士表展參展現場總看不見一張像樣一點的製表工作櫃，所以他便找David商量如何生產一座由製表櫃衍生出來的儲物工作櫃，既可讓用者作寫字臺和理所當然的製表臺，同時也具備多格櫃桶，讓用者可以收藏個人配件如腕表墨水筆等，甚至一些矜貴的年份葡萄酒等等。當然，secret compartment亦是這個製表櫃的必備，成為男人都擁有的小小秘密世界所需的庇護所。

說Roger Smith是英國製表傳統的捍衛者，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由他刻意把工作室設在Isle of Man，到製表技術的應用和外觀打磨的風格，裡裡外外都是純英式，而且他還是英國製表大師George Daniels的入室弟子。他連找人合作都是英國殿堂級。所以我非常慶幸能夠結識這樣一位堅持自我的製表師，傳承對他來說是流在血液裡的養分。



Roger W. Smith



圖左為Roger W. Smith的Series 2，右為Voutilainen的Decimal Minute Repeater 8。留意我把二人的名片一併刊登，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名片設計得很漂亮，都放上了機芯裝置的圖片，極具代表性，散發一種難以言喻的機械美。

Kari Voutilainen

由於Kari的教育工作背景，在家鄉芬蘭著名的Watchmaking School of Tapiola畢業，然後1989年到瑞士International Watchmaking School完成了WOSTEP，一個給研究生攻讀的複雜製錶課程，還有在Parmigiani從事維修工作九年後（1990-1999）回到WOSTEP School of Watchmaking成為複雜製表部門的主管，並主責訓練新生。於是我見面劈頭便問了兩個問題，芬蘭的製表教育和瑞士的有何分別？訓練新生的樂趣在那裡？

原來在芬蘭的製表訓練和瑞士最大分別是，芬蘭是由模具製造開始教，然後慢慢發展到愈來愈微細的零件，而且學生通常是在參加了國家軍訓後大概25歲才入學。至於瑞士方面則相反，由細到大，在開始時便直接製表教學，然後才漸漸發展至模具的設計和生產，而且入學年齡一般較早約15歲，因為瑞士沒有當兵制度。至於教學最大的樂趣，其實都和許多喜歡教書但又同時從事創意工作的人一樣，便是一方面可以分享自己的知識，另一方面可以在教學過程中自我學習。沉悶不沉悶？當然沉悶！製表是天下間最沉悶的工作之一，所以Kari常常告訴學生，沒有足夠的激情，便千萬不要入行！試想想，一個製表學徒由三至四年的學校生涯開始，還要經歷六至七年的在職訓練，十年過後才能成為真正的製表師。十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換個話題，問Kari最難製造的複雜表性能是？一切和敲擊有關的機芯，小如問表，大如擺鐘。然後他說了五分鐘一個問表的槓桿原理，我不打算在這裡告訴大家了，總之Kari的意思是，問表需要花許多時間在調校不同機組零件之間的關係，以確保各自能安全獨立運作，不會影響身邊的零件。如果你相信當你花很多時間在一件事情上，當能夠順利完成的話，那種滿足感是無可替代的。這樣你便會明白當Kari很自豪地解釋他為何把自己設計生產的問表Decimal Minute Repeater以十分鐘一次的頻率響鬧報時，他的滿足感有多大。理由？因為他覺得這樣報時更有邏輯。

F.P. Journe只用精鋼表殼做問表，Kari呢？他贊成鋼表是很強的物質，共振性很好，但他也很滿意現在自己用在Decimal的玫瑰金和白金，當中玫瑰金的效果又較白金為佳。最重要的，還是那些lever和gong的調校恰到好處。

那麼怎看近年冒起的新穎物料？Kari和Roger相反，他不反對用新物料，更相信如果不嘗新，便不可能有科技的突破。但關鍵卻在應用的哲學上，大前提是一切以改善功能為要，所以應該集中在機芯零件研發上，而不是現在有許多新物料的運用都着落在外觀上，例如表殼，只為美觀服務，Kari絕不贊成。因為新物料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問題，便是維修。像今年瑞士表展看到許多塗上PVD物料的做法，Kari便很不以為然，說這些PVD如果萬一給刮損了，例如塗了PVD的表殼，便要全個表殼的PVD換掉，才能作全面的維修，大家可以想像要花費的人力物力時間。還有一點是，如果這個PVD供應給一個大集團壟斷了，那怎麼辦？！

還是問回Kari的鍾愛，到底他覺得一枚腕表最重要的是什麼？優雅形狀、超越時空、能夠不斷流傳下世等都是答案。好像行貨了一點？對！還有表面是愈大愈好，而且最好是白色，因為白色是永恒的，又不容易令人沉悶。只要留意Kari的表，便會發覺他把表殼邊緣做得很薄很幼，從表面看幾乎像沒有表殼一樣。

現在Kari的總部設在一個離Parmigiani總部的Fleurier不遠只有800人的鄉村叫Motiers的，清新的空氣寧靜的環境便是Kari心目中的奢華世界。2002年才建立個人品牌，現在整個工作室有7人，每年生產30到35枚腕表，完全不受大集團利誘的Kari，只希望獨立自由慢慢地默默地坐在製表櫃檯前製表。

傳承對Kari來說，是盡在不言中。



Kari Voutilainen